

《海纳百川·藏书博览》

简装书库·政治、法律

(政治理论·空想社会主义)

现实的人类
和理想的
人类

[德]魏特林

上海市黄浦区教育信息中心

译者前言

空想共产主义理论家和活动家威廉·魏特林（1808—1871年）在德国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恩格斯把这位裁缝帮工称作“德国共产主义创始者人”，马克思把他的代表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称作德国工人“史无前例光辉灿烂的处女作”，并且正是由于魏特林的这一著作，马克思说“德国无产阶级是欧洲无产阶级的理论家，正如同英国无产阶级是它的经济学家，法国无产阶级是它的政治家一样”。

魏特林的主要著作共有三部：《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1838年）、《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和《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1843年）。这三部著作代表魏特林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完整地体现了他的空想共产主义体系。《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已有中译本，为了全面地完整地研究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体系，特将另两部主要著作翻译出版。

《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是魏特林的第一部著作。1835年10月，魏特林怀着“当时还不成熟的关于平等的看法”到了巴黎，除了1836年4月至1837年9月这一年多的时间外，直至1841年5月他主要住在这里。当时的巴黎是革命行动和言论的中心，是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发祥地。他在这里尽情学习，贪婪地吸收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并很快就加入了德国流亡者于1834年在这里建立的民主共和主义的秘密组织——流亡者联盟，积极参与反对流亡者联盟中的小资产阶级一翼的斗争。1836年，无产阶级分子从流亡者联盟中分化出来，建立了正义者同盟，这是当时在巴黎形成的具有巴贝夫主义传统的法国工人共产主义的一个德国分支，魏特林成了它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后来在1847年，正义者同盟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和指导下进行了改组，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1838年，魏特林作为正义者同盟巴黎委员会成员和共产主义思想的热烈宣传者，受巴黎委员会的委托，为正义者同盟起草一个证明财富共有共享可能性的纲领性宣传文件，这就是他的《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这一著作经正义者同盟委员会审查后，于1838年底秘密出版了两千册，实际上成了当时正义者同盟的纲领。

魏特林在这部著作中以平等要求为依据论证了财富共有共享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认为自然法则和基督教的爱应是一切法则的基础。根据自然法则，权利和义务是平等的。工人苦难的根本原因不是机器，在共有共享社会中机器能造福于人类。劳动分配的不平等，产品分配的不平等造成贫困，这是工人苦难的根本原因，而维持这种可恶的混乱状态的手段则是金钱。所有的人都得到同等的的生活条件才能使大家无忧无虑、友爱幸福。所以必须实行财富共有共享，废除金钱制度，平等地利用一切财富，平等地分配劳动，平等地分配产品，平等地享受。平等地受教育，男女平等，每个人只有权拥有和享受他们所需要的那么多的东西而不能超过，谁也无权追求更多的消费和更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6页。

同上书，第483页。

同上。

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979年商务印书馆版，第295页。

的劳动，任何人不能因为较多的知识而获得较多的享受和从事更少的工作，否则就是贵族。“向尘世的完美成熟着的人类就是庄稼，尘世财富的共有则是这种F庄稼的第一个果实。”他号召人们根据爱的诫律去收获成熟着的人类的果实——财富共有共享。这是一种粗陋的共产主义，手工业工人的空想的平均共产主义。

魏特林提出了劳动群众彻底摧毁旧社会和建立财富共有共享的新社会的斗争目标。他认为宣布自由平等，推翻国王、贵族和僧侣，废除常备军，并不能确立人类的幸福。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宪法尽管名称好听，并不能解放工人，因而决不能停顿在这里，而应进行社会革命。但他不是号召富豪，而是号召劳动和贫困的人们，因为在他看来，富人是实行不了共有共享的。他用正在形成中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反对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他反对改良，不相信金融家，不相信依靠资本家实现的改革，认为国家银行、国家工场和政府的种种改革措施只是陷阱。魏特林的所有这些思想远远超出傅立叶、圣西门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体系。

魏特林主张暴力革命。他认为同敌人妥协不会得到任何东西，而只会带来损害；希望只存在于自己的宝剑上，真理必须用鲜血去开辟道路，基督的到来不是叫地上太平，而是叫地上动刀兵。但他不是像布朗基那样主张靠少数人的暴动密谋去解放全体，而是号召全体劳动、贫困和被压迫的人民群众拿起武器反对压迫者。

为了使人民群众在摧垮旧制度之后能很快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而不致陷入无政府状态，他制定了财富共有共享社会的组织方案。他把新社会组织叫做大家庭联盟，描述了大家庭联盟的组织结构以及实现财富共有共享、平等分配劳动和产品的办法。其中他已经提出大家庭联盟没有国界，实行交易小时制度，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等重要思想。他并不认为自己的新社会组织方案是完美的，因为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关于完美的观念，每一个方案只是争取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论据，最好的方案必须用自己的鲜血写成，必须由社会本身，由大多数社会成员选择，而这种选择又受当时社会状况的极大影响。这说明他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未来社会的性质决定于社会的发展。诚然，总的说来，魏特林在整个这部著作中完全是个空想共产主义者，并没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意识。

魏特林的这一著作在论述形式上有极大的缺陷。他从圣经中寻找论据和语言进行批判和论证，诉诸感情，诉诸基督的仁爱训诫。这当然不仅仅是论证形式，它反映了怀有强烈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感情的德国手工业工人的倾向性和局限性。但不能象西方史学家那样，由此认为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来源于宗教、魏特林的共产主义的真正来源是德国手工业工人本能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要求的表现，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受小手工业生产限制的那种世界观范围内的复制。

在这部著作中，魏特林后来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中阐述的所有重要思想几乎都已经有了萌芽。因此，这部著作标志着魏特林的德国手工业工人空想共产主义体系已具雏形，宣告了德国无产阶级独立理论运动的开始。它使德国第一个从资产阶级反对派独立出来的手工业无产者组织——正义者同盟有了工人自己的独立的纲领，在德国工人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见本书第4页。

《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是魏特林 1843 年夏在瑞士洛桑写成的，原书名是《贫苦罪人们的福音》。他到了苏黎世，把书交给这里的出版商赫斯出版。1843 年 5 月，魏特林刊登了征订广告，宣称“这本书举出一百多处圣经引文，证明现代解放思想的最大胆的结论与基督教学说完全一致”，并详细列出各章节的标题，例如：“耶稣教导废除财产。耶稣教导废除金钱。耶稣教导废除惩罚。耶稣学说的原则是共同劳动和共同享受。耶稣的原则是自由和平等的原则。耶稣认为传授共有共享学说必须作出的牺牲。耶稣是有缺点的。与罪人交往。耶稣由妇女陪同周游各地并得到她们的接济。耶稣否弃家庭。耶稣宣传战争。耶稣不尊重财产。耶稣攻击财产”。苏黎世的教士拿着广告，以侮辱上帝的罪名向检察厅检举魏特林。1843 年 6 月魏特林被捕，《贫苦罪人们的福音》已经印好的印张和手稿也被当局没收。魏特林被判十个月的徒刑，审前羁押的四个月不包括在内，并被判驱逐出境五年。魏特林在苏黎世近郊监狱服刑，1844 年 5 月服刑期满，1844 年 8 月到了伦敦。在魏特林坐牢期间，朋友们把落在当局手中的手稿拯救出来，并于 1845 年交给伯尔尼的那尼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但由于手稿的许多地方被别人作了删补，魏特林在坐牢期间就决定出第二版，他到了伦敦之后脱稿，1846 年在瑞士的比尔斯费尔德出版，书名为《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第二版包括第一版的全部内容，但分类不同，内容增加了，主要是增加了一章组织宣传以及其他材料。

《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在形式上完全是圣经福音的注释。诚然，魏特林并不是要宣扬神学的基督教。他愤怒地揭露了教会的欺骗与伪善，揭露了教会只是特权者阶级用来保证自己统治的工具，指出随着科学教育的发展，群众会识破这种宗教。他认为统治阶级用圣经制造了一部暴政、压迫和欺骗的福音。他则要《制造一部自由、平等和共有共享的福音》。他为此大量引证圣经福音的章节，不厌其烦地加以注释。他论证说耶稣是古代一个秘密同盟的领袖，这个同盟的目的是要彻底变革一切社会关系，建立共有共享的尘世天国。剥开基督的神秘外壳，便可以发现它的核心，它的纯正的原则。纯正的基督教原则就是废除财产，废除继承，废除金钱，实行财富共有共享，人人自由、平等和仁爱等等。实现这些原则，“是共产主义的至善尽美状态的前提”，“就是共产主义”。这样，他把共产主义归结为早期基督教，归结为“纯正的基督教”。他又引证了大量福音章节，说明耶稣进行革命斗争的种种策略。在这一著作中他不断以比第一个救世主更高明更伟大的第二个救世主的口吻表白自己。

这部著作也有许多闪耀着光辉的思想火花，例如关于工人不要依靠富豪而要自己起来用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的新社会的思想，关于新社会既要实行财富共有又要保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思想，关于工人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和行动起来的的思想，以及关于工人革新社会的思想等等。但是其中也有许多迷误，如宣扬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宣传盗窃是反对

艾·卡勒尔：《威廉·魏特林。他的生平和学说》，1896 年圣彼得堡俄文版，第 105 页。

约·卡·布伦奇里：《瑞士的共产主义者。根据从魏特林那里发现的文件。委员会绘苏黎世政府的报告全文》，1843 年苏黎世德文版，第 85—86 页。

见本书第 221 页。

见本书第 68、70 页。

私有财产的革命行动，鄙视一般科学理论等等。而最大的迷误就是求助于宗教，把共产主义等同于早期基督教，以先知自居。因此，恩格斯曾经正确地指出：魏特林在这部书中“有个别的天才论断，但他把共产主义归结为早期基督教”。

魏特林是空想共产主义者，对于包括他在内的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对于他来说，共产主义无非是天才头脑的发现和发明。他不可能把自己的共产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上，置于对无产阶级解放的历史条件、道路和手段的科学认识上，置于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的总结上。他完成了《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的写作之后，认为自己的理论体系已经完成，新社会体系已经被他发现，已经被他论证，任务只不过是把它付诸实现。他急于实现他发现和论证的新社会体系，但面临许多现实的困难，遭到一个又一个的挫折。他要建立一支由二至四万机智勇敢的好汉组成的队伍去进行毁灭私有财产的游击战的计划遭到正义者同盟领导人的坚决反对。他的著作在德国、奥地利和法国受到严密追查。他主办的杂志《年轻一代》在法国边境被没收焚毁。瑞士的保守政府日益加强对他和他的合作者的迫害，破坏他主办的杂志的印刷和出版。他在瑞士当作共有共享社会的萌芽来开办的共产主义食堂一再失败。在瑞士的青年德意志派日益倾向于青年黑格尔的哲学而对魏特林持鄙视态度，并在瑞士的德国手工业工人中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在空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他的思想出现了种种迷误。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写作《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的。

魏特林是德国手工业工人的代表，而德国手工业工人具有浓厚的宗教意识和感情。他本人虽然深受大卫·施特劳斯对圣经的批判的影响，他已经不信教也不祈祷了，但仍然有较深的宗教感情。他认为受尽无数苦难而又苦于无能为力的人类不会失去信仰，在浩劫茫茫的生活狂风暴雨之中，信仰将一直是人类最后的希望之锚。他不肯同意伏尔泰等人的为了解放人类而必须毁灭宗教这一原则，而赞同拉梅耐等人的观点，认为不应当毁灭宗教，为了解放人类，必须利用宗教。他把黑格尔仅仅看作是一个玄虚哲学家，厌恶地把德国古典哲学一概斥之为荒谬的东西，不去探求正确的世界观而只诉诸感情。因此，他在迷惘中必然地求助于德国手工业工人的宗教意识和感情，“利用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有的福音书”，完全从圣经的福音书中寻找自己的共产主义的论据，结果把自己的共产主义归结为早期基督教。

因此，这部书表明魏特林在空想与现实的矛盾中已迷失了方向，标志着魏特林的极大退步。从此，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就逐渐地变成了正在发展的德国工人运动和刚刚产生的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的障碍。

这两部著作我们是根据联邦德国汉堡罗沃尔特出版社 1971 年出版的这两部著作的合订本德文版译出的（我们根据写作年代重排了两部著作的顺序）。在罗沃尔特出版社 1971 年的德文版中，《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是根据魏特林修订增补过的 1846 年第二版刊印的，《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则根据 1845 年在伯永尼出版的未经修改的第二版刊印。本书篇末的魏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95 页。

同上书，第 3 卷，第 416 页。

见本书第 162 页。

特林生平年表是译者编的，书目是罗沃尔特出版社 1971 年德文版原有的。
1983 年 11 月

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

[德] 威廉·魏特林

共和国和宪法，
多么好听的名称，
但是仅有这些还不成；
饥肠辘辘的穷苦人，
衣不蔽身，
依然劳累困顿；
再来一次革命吧，
这次应当前进一步，
是一次社会的革命。

第一章

耶稣看见人们，他怜悯他们，
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
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要收获的庄稼很多，而且成熟了，要干的活多的是；工人们，来吧，开始收割吧！收获的田地是荣誉的田地，这种劳动是值得颂扬的，而他的根酬是不朽的，因为对他人的爱是我们的镰刀，而真正的上帝的法律——“爱上帝胜过一切，爱他人犹如爱自己”——则是我们加在远把镰刀上的钢刃。所有喜爱这种劳动和拿得动这把镰刀的人都来组成一个伟大的收获联盟吧！

向尘世的完美成熟着的人类就是庄稼，尘世财富的共有则是这种庄稼的第一个果实。爱的诫律召唤我们去收获，收获给我们以享受。如果你们愿意收获和享受，你们就要遵守受的诫律。

人们要你仍相信，迄今起草和印刷的多得可供你们整整一冬取暖之需的法律和条例，都是为了增进你们的福祉和维护秩序；但是儿未也没有人来问一问你们是否赞同这样做，因为这些法律和条例只会给你们带来苦难，你们决不去予以赞同。在你们触犯这些法律并受到惩罚之前，人们从来也不向你们解释他们的法律的内容；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使你们永返完全生活在奴隶般的恐惧之中。

而恐惧是懦弱之根，工人应当把这种有害植物的根拔掉，让勇敢和爱他人在那里深深地扎下根。爱他人是基督的首要诫律；其中包含著所有善良的人的希望和意愿，因而包含著所有善良的人的幸福和福利。

如果你们想要生活得美好和幸福，那就应该努力实现真正的上帝的诫律。只要你们有勇气，这项诫律就不难实现，因为只要进行斗争就行了，而你们是全愿意进行这种斗争的。

上战场去，向纷争和自私开火；首先在你们自己中间消灭它们，然后向它们的一切存身之处发起进攻。

只要你们还是及及看到别人的缺点，而不愿注意自己的缺点，或者是不愿改正自己的缺点，你们就还不能在你们中间消除不和；只要你们还是关心自己的生活状况比关心许多不幸的兄弟的境况为重，你们就还没能摆脱自私

之心。

如果谁十分不愿意宽恕他人和同情他人，那就让他继续怨恨和吝啬，并在自己的临终时刻看看自己的下场吧；如果到那时他还能哭泣，他的眼泪必将是非常之苦的，因为他是在绝望地哭泣，孤独地哭泣。

满足的人是幸福的人！但是人们只有在生活无忧无虑和有朋友时才会感到满足，而人们只有懂得每十人拥有他所需要的那么多东西时才会生活得无忧无虑；人们只能在那些和他命运相同的人中间挑逃和寻找朋友。这就是说，使所有的人都得到同等的生活条件才能使大家无忧无虑和获得友谊，从而带来大家的幸福。如果你们希望出现普遍幸福的境界，那就要致力于使每个人只拥有和享受他所需要的那么多东西，而不能超过。

如果在你们家的餐桌上有一个人要夺走另一个人的应得之份，那你们当然会制止，因为你们不愿看到那另一个人挨饿！你们的田地就是仁慈的大自然赐予的丰盛的筵席，为什么你们对它不同样地予以保卫，以防不公之辈的贪欲呢？

他们说：你们在其中工作的那些房屋、田地和工场，都是我们买来的、租来的和继承的，只要你们工作，我们就给予你们足以使你们不致饿死的东西，而你们为了不致饿死也心甘情愿这样做。然而会有那么一天，你们会质问他们：你们同我们分担同样的劳苦了吧？

如果他们同意分担，那你们也应当让他们分享劳动成果；如果他们不愿意分担，那你们就不让他们分享，因为不劳动者不得食。

你们从早到晚，年复一年地劳动，你们从土地上赢得的物品堆满了所有仓库；然而你们中的大多数却缺乏最必需的食物、住宅和衣服，分享物质福利最少的却恰恰是那些汗流浃背地辛勤劳动取得这些物质福利的人们。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劳功分配不平等以及由此产生的产品分配不平等。贫富就是由于这种不平等而产生的，因为有富人才会有穷人，有穷人才会有富人。

当富人和有权有势的人就是当不义的人，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多少富人和有权势的人，就会有多少不义的人。只有义人才能进入天国。

如果你们是基督徒，那就应该记住基督的话：对富人来说，遵守所有的戒律倒容易，把财产分给大家共享就太难了。

当富人和不义的人，这还意味着拥有无须劳动而得到多于常人需要的享受的权力和手段。这也意味着着余的人必须为这个富人劳动；这个富人挥霍掉的奈西，他们就必然缺少！由于他们和为了他们，你们千百人要担负着对你们毫无补益的劳动；可是你们这千百万人也要穿衣吃饭，而且你们又同样要为他们劳动，而他们却不能通过他们的劳动使你们获得什么重大的益处。

只要还有人缺吃少穿，所有那种不是为大家的生存和福利所必需的劳动就都是无益的劳动。所有耗费了特别大的力量制造出来的奢侈品，对于不能享有它的大多数人有什么用呢？而大量从事这种生产的工人本来可以是对社会有益的，因为他们本来可以减轻大家为了生活必须从事的必要劳动，因为每一个人都想免受风雨严寒之苦，都想吃炮穿暖。还应该估计到不计其数的领薪俸的懒惰者，再加上为了使他们过得舒适而伺候他们的人和为保卫他们的不义事业而设立的军队，这些身强力壮的人都不从事有益的劳动，他们的那份工作只好由其他人来承担，这种人的数量之巨大足可使你们大吃一惊。

然而，这些人类仇敌的不义并不满足于利用你们的智力和体力专为他们谋利益，他们的贪欲还不让你们平等地享受生活资料，最大和最好的那一部分生活资料，像人为的、奸诈的所谓资产阶级制度所规定的那样，要供他们自己和那些自愿地和被迫地为他们工作的人享用。因此，他们提高最好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并且把你们的工资规定得使你们经常只能获得少量比较坏的生活必需品。如果不是怕把你们饿死，他们必须自己从事他们所不能忍受的劳动的话，他们将不会给你们任何东西。

如果肉类和其他食品被这到城市去，那么，其中最好的部分就会被你们那些叫作皇帝、国王或什么别的名称的统治者去，供他们自己或够他们服务的人享用。然后，又有另外一些人带着金块来到，并表示要占有剩余的部分；这样你们就没有留下什么剩余的东西了，你们就只好用除面包未糊口，如果你们还有这种面包的话，因为那些人虽然喜爱他们肥胖的小狗，却是根本不会为饥饿的工人操心的。

工人愈突就愈要为更多的商人和小店主干活，这些商人和小店主全都想利用工人来使自己发财；这并不都是由于个人的恶意造成的，而是因为这整个社会都是建筑在重利盘剥制度上的，在这样的社会里，正义的人只好乞讨为生。

工人只能向小商人零星购买必需品，不能成批地购买，而不得不总是为此而多付钱，因为他向之购买来西的经营小生意的人也要活命。

如果工人要借钱而且能借得着的话，他就必须向高利贷者支付高得可怕的利息；反之，如果富人为了扩大自己的企业而借贷大量资本，则仅仅支付很低的利息；而且富人还会以别的名义把所有利息和税收持嫁给工人。

如果重利益剥引起了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价格的上涨，那么，无论是收取地租的地主，还是要买卖这些物品的商人，都丝毫不愿承担这方面的任何小小的负担。

必须承担这整个重担的仍然是工人，即使工人被这种负担压垮了，这些铁石心肠的人当中也未必会有人去帮助他们，减轻他们的负担，如果不是在自己受苦的兄弟的胸中跳功著善良的心，他们就将得不到救助。

你们全都感觉到了这个负担的重压，你们在这个负担下呻吟。但是，你们中的大多救人都不知道反抗的手段。有些被你作师傅的人想求助于降低他们的帮工或工人的工资来减轻自己的负担，然而，这种措施既危害了他们自己，也危害了整个行业，因为随着工人工资的降低劳动产品的价格也降低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存在调整好的价目表，以维持价格不变：同时每个人都靠自己救自己。

如果野兽来糟蹋你们的田地，你们会到田地里去对付它们，以保住你们和你们的家畜所必需的食粮；你们中的任何人大概都不去怯懦到这种地步，宁可让你们的家畜减少食粮或者让你们自己忍受贫困之苦。为什么你们不防御那些糟蹋你们的劳动产品的野兽呢？

你们往往在自己的周围寻找贫困的原因，其实这原因是在宫殿里、在王位上、在柔软的地毯上。

有些人把过错推给根本无罪的机器，可是，如果人类一旦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生活在财富共有共享之中，机器是能造福于人类的；因为它们能使人类获得它本来所无法达到的力量和速度，在机器的帮助下可以大大节省劳动和精力。

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发明的机器越多，机器越完善，人类大多数的境况就越糟糕，因为在没有机器的情况下，成百万闲散无事或无谓忙碌的人为了满足他们的欲望以及需要，就必须让所有其他的人干活，凡是没有权利利用度时光的人，都得干活。

但是，当出现了只需耗费很少力气就可取得不可思议的成果的机器时，人们就不再需要大量的工人了，谋取暴利者立即进行了计算：每个人所需要的必需品，按时限和数量计算，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巨大的数目，而如果能省掉这个数目，就能再捞到一些新的资本，也就是扮到新的宴康和闲散的特权。于是在我们目前这个可悲的状况下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完善和制造机器，目的本来是要减轻工人的劳动，但现在却只用来加重他们的痛苦，而不是用来减轻他们的劳动；因为在业工人的劳动时间还是和以往一样，如果不是延长了的话。并且，只要这种状况延续一天，无论工人为改善自己的境况想出和发明出什么东西来，那些不义的人都会利用它来达到自己卑鄙的利己的目的。而对于发明者，顶多是给他嘴里塞点甜头，以便使其他人的热情不致冷却，仅此而已。

你们经常埋怨说时代不好，但是很少分析为什么会这样，即使对此进行分析，也很少从正确的基础出发。工场工人埋怨机器，手工止者埋怨行合的规矩、工业自由和上层阶级的节俭开支，农民埋怨年成时好时坏，所有的人都埋怨生活必需品价格昂贵；但是，很少有人能击中要害。

产生这种持续的坏时代的原因仅仅是产品的分配和享用不平等，以及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功的分配不平等；而维持这种可恶的混乱状态的手段则是金钱。

如果从今天起就没有或能够没有金钱，那么，富人和穷人很快就不得不在财富共有共享之中生活。但是，只要现在意义上的金钱存在一天，远个世界就永远得不到解放。自儿使用金钱以来，人类真不知道遭受了多少痛苦和不幸了！你们如果把人类的全部罪恶和缺点都开列出来，你们就会承认，其中的大多数，尤其是那些最令人厌恶而且最有损于公众利益的，没有金钱就不会存在，并且会随着金钱的消失和财富共有共享制度的建立而消失。如果你们宣布自由平等，推翻国王、贵族和僧侣，废除常备军，并向富人征税，诚然，通过这一切你们可以大有所获，然而，你们仍然不能确立人类的幸福。如果想使我们的工作完成，我们就不能停顿在这里。

我们的责任是利用人类为获得拯救而斗争的伟大时刻。既然斗争要以鲜血、生命和自由为代价，那我们当然要努力争取最完善的东西，而不以同样的牺牲去换取不完善的东西。

由各等级的不平等引起的道德沦丧也同样使人类痛苦加重。贵族在商人面前趾高气扬，商人自以力比手工业者高贵，而交纳直接税的手工业师傅刚认为自己比工人高贵，他们全都看不起工人，而在同一千等级里，每一个比别人多点什么的人都这样对待别人。甚至一个工人穿了套新衣服，就认为另一个没有新衣服的工人不体面。

非常可悲的是，在你们工人中也发生了这种事。而这是你们的愚昧和懦弱造成的；因为，如果你例知道你们是世界上最有用的，你们就会有勇气在这些服饰华丽的压迫者和蠢货面前表现出自豪感，你们就不会尽心竭力地去仿效他们的蠢行，你们就不会看重这种蠢行而轻视你们的健康。

对于沉缅于华丽服饰的人，宣传财富共有共享是不合适的，对于耽于宴

乐者和狂饮者也是这样，除非他们能够改述自新，如果这样，他们就能像使徒保罗一样，成为最好的老师；但是，一个人虽然抛弃了这些嗜好，当他能帮助自己不幸的兄弟时，却听任他们遭受贫困的煎熬，对于这样的人，是不能期待他改述自新和帮助别人的，因为他缺乏爱，而缺乏爱的人是什么呢？——无非是鸣的锣和响的钹。

如果你们过有节制的生活，甘愿与贫穷者分忧，那么，你们的言词就将如同降在于旱土地上的甘霖一样。

有节制是任何良好秩序的培育者和财富共有共享的基本条件。

无节制是整个人类幸福的破坏者，是财富共有共享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是一个最肆无忌惮的无节制的环境。一些人只做很少的工作或者根本不工作，都享用不尽，同时，另外的大多数人无节制地工作，但是他为此而得到的往往逆是挨饿。

财富共有共享决不是沉缅宴乐和游手好闲的特权，而是整个社会能够无忧无虑地生活在长久幸福中的共同权利，大多数人决不会试图破坏这种权利，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权利，即大多数人的权利。

你们有什么愿望，你们可以高兴地看到它实现，你们可以时而追求这样的物质财富，时而追求那样的物后财富来满足你们的必需或者保证你们的安乐。你们的劳动和受累，可以使你们得到渴望的东西；你们的期望和耐心决不去落空。

你们说，你们的愿望不违反节制，而且也不侵犯别人的权利。那就直截了当地把它提出；财富共有共享能够满足所有这些愿望。它不去像继母那样分配自己的礼物。谁一旦集合到它的旗帜下。他就会把世界看作自己的财产。

假定说：在社会平等的条件下，你们完成了日常工作，那你们也不必等着为此取得什么报酬，而是需要什么就取得什么。

例如，你们想吃合自己的口味和胃口的东西，你们就能吃到，因为一切东西都十分丰富。

你们在同别人聚会时想喝啤酒或葡萄酒，你们就每天都能这样做，而且不必花钱。

你们想要同家人一起到若干小进路程以外的乡间去进晚餐，你们可乘车往返；你们不再需要等待一星期之久才得到少得可怜的休息时间，每天都将是星期日；你们如果愿意，每天都可以上剧院和赴舞会。这不是好似现在每天口袋里装满你们所没有的钱一样地好吗？

你们非常喜欢旅行。好，旅行去吧！你们可以每天在工作之余做一次小的旅行。

即使徒步旅行，你们都可以在一周内轻易地做三十小时路程的旅行，而利用铁路，你们就能做相当于三百小时路程的旅行。你们到处都可以受到家庭宴请和兄弟般欢迎，现在有哪一个富人在自己的旅行中能得到比你们更大的欢畅呢？

的确，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有时有些反常的饕餮之徒和酒徒，如果他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会感到不幸福，不过，这种情况是很稀少的。这种情况通常是由教育引起的，它将随著教育变得文明高尚而终止。有一句古老的渣浚脱：贪吃不是天生的，而是教出来的。不过，对于这种例外情况，人们即使不把它看作无节制的恶习，也通常可以把它看作一冲病态，而我们将来的医生是会有办法医治这种病的。

劳动将不再是一种负担，劳动时间的缩短和工中的变换将使劳动变成一件愉快的事。一些人的工作时间是上午，另一些人的工作时间是下午，还有一些人的工作时间在夜间。你们可以选择，哪些与你们同行的工人的工作时间对你们最方便，你们就加入那些工人的行列。面包师并不需要整夜地烤商包，夜里有一半的时间可以睡觉，而且第二天白天，更正确地说，是每天白天都是空闲的。现在我们每晚用来给工作场所照明的煤油、蜡烛和瓦斯，可以用来给剧院、舞厅、讲堂、图书室和音乐会照明。我们全都为了我们的生存和富裕而必须从事的劳动不再要求我们在小灯下断送自己的健康和视力，因为我们不必再为只知挥霍的懒汉劳动，而只为自己劳动；我们劳动不再仅仅是为了得到必需品，而且是为了生活得丰富多彩。

但是，许多人不明白，在人们不必获得或独自占有的条件下的生活情况将会多么美好。而你们能够完全按自己的愿望获得你们想要的东西。你们可以用艺术和科学充实自己，艺术和科学是进步人类的真正财富，进步人类的千差万别的兴趣是这一代人和他们的后代的光荣和荣誉。难道你们忘记了这样的格言：不要为自己积财宝，财宝有虫子咬、能绣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接着又说：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马太福音第6章第19、21节）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你们不能又事奉上帝又事奉玛门。（马太福音第6章第24节）

某些人竟然认为，应当给赢利规定一条不能超过的界线，以便把剩余的部分充作必需的国家开支。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和享受方面的不平等将依然存在，所谓的“金钱作用”或寄生现象将依然是社会的赘瘤。

请注意，企图通过分配资本来实现的和金钱仍起主要作用的任何社会改良，都不能说是完美的。正如拉梅耐所说的，这样的财产平等如果是早晨建立的，往往到晚上就不再存在了。建立国家银行，给每一个熟悉本行业务的人提供贷款，这只是保证工人得到能够进行工作的手段，而工作本身还要他们去寻找。只有通过平等地分配工作才能确定应分配给每个人的工作量，或者更确切地说，确定每个人的工作时间，而如果没有这种平等的工作分配，又怎么能够保证每一个人经常都能找到工作呢？于是社会就有责任为他们安排工作，并且要具有他们在社会中寻求而没有找到的那种有利条件。总之，除了国家银行之外，社会还必须建立国家工场和移民区，以便使所有失业工人都能在合适的条件下得到职业。为了设立这类机构，就要有一笔长期贷款，也就是必须由国家承担损失，因为制造出来的产品必须销售出去，为了易于销售，又必须降低价格。因此，国家银行的贷款就会被损耗和糟蹋，所有不是为国家机构工作的人的福利也因之受到影响。由于增加国家机构的需要不断增长，这种充作财富共有共享制度前奏的不伦不类的国家银行制度将被压垮。因此，十分清楚，一个真正关心工人利益的政府是不能仅仅靠建立国家银行来满足工人利益的；而如果这个政府想仅仅借助金钱来为所有人谋福利，那么它无论如何都不得不选择上面提到的那条道路。但是，谁能向我们保证：在由于国家工场、国家作坊和移民区增加而引起的危机压力下，为了

费里西德·拉梅耐（1782—1854）——法国神父，政论家，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魏特林在这里引用的话，出自拉梅耐的《一个信徒的话》，该书激烈抨击使人民群众受苦受难的社会经济关系，1834年出版后不久即被译成德文。在魏特林在巴黎居住期间，此书在侨居巴黎的德国工人当中流传甚广。——译者

使它原本的福利体系即国家银行不致垮台，政府决不愿降低在国家机构中工作或为国家机构工作的人的工资并延长他们的工作时间。政府要这样做并不困难，国家银行的大批庸人都会支持这样做，因为两部分工人的利益几乎是截然对立的。所有得到国家银行支持和最有贷款也无法找到生计的那部分人组成了国家里的一个特殊阶级，他们的劳动产品同其他人的产品处于竞争之中。这些人将看到，前景同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几乎所有产品的价格很快就会下跌。如果政府在降低产品价格的同时，也降低那些受雇于国家的工人的工资的话，它将受到重利盘剥者和商贾阶层的直言不讳的欢迎，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有些人认为，给予这些受雇于国家的人以平等的权利或他们所说的特殊优待是不公平的。

我们不相信金融家，同样也不相信企图依靠资本家突现的改革，我们从这两方面不会得到完善，倒是会得到布置好的陷阱，对于这种陷阱，善良的人不会给以足够的提防。如果我们把一大堆金钱分成一些小堆，那么，我们在道德方面造成的会害多于益，因为这样会使好几千人沾染上重利荡剥精神，而这是我们的后代很不容易抵抗的。

金钱是人类的替罪羊，凡是不能使自己的社会改革主张摆脱开金钱的人，未必能坦然说自己对金钱没有贪欲。享受的不平等以及劳动负担的不平等是同现在意义上的金钱的保存联系在一起；等级和贫富的差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恶习，所有这一切全都依然如故；而这正是金钱体系的辩护者所希望的，因为他们非常乐于比其他兄弟占有更多的东西，很难期望他们会愿意同手工业工人和农民吃同样的饭食。

我要告诉你们：凡是仗着自己有较多的知识和技能而要求比别人多享受或少工作的人，他就是贵族。

任何一个人，如果他认为自己比别人有本领和有学问，他不应该让人知道这一点，只应该更加谦虚，这样他的才能才会为自己的同胞所推崇。

对于正直的人来说，同时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尊敬比所有尘世间的财富都重要。这种尊敬，即使有人以王国作代价也是要不到夺不得的。

任何一个人，如果他在精神上有特殊的优越之处，而且他的道德面貌适应于他在其中生活的人民的风尚，那么，公众舆论不会不把他放到这样的社会地位上，在这个地位上，他最能有益于社会，并有机会证明他没有辜负给予自己的信任。然而，为什么他因此就应该成为我们的主宰者，就应当比我们生活得好？如果这样，那就依然是今天的不公平和不平等现象了。

为享受而生活的人将得到享受的报应，而为精神而生活的人则将得到精神的报应。

对于在艺术和科学方面的勤奋努力和取得的进步，在实行财富共有共享制度和消灭现在的重利盘剥制度之后，将受到极大的鼓励，到那时人类的科学修养水平将大大提高，因为每个人都会没有区别地拥有时间和手段来按照自己的天赋获得现在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所缺少的知识。

如果说财富共有共享制度在基督教徒中迄今尚未建立一个千年王国，那么，这始终应归咎于有权势者和教士的道德败坏。直到基督诞生后三世纪之前，他的门徒是他的教义的当之无愧的继承人，生活在财富共有共享制度之中。参加基督教的条件是新参加者要把财产卖掉分给穷人。违背这些戒律的人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而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在这种情况下对这样的人要处以死刑。（参看使徒行传第五章第 1—11 节）

后来，除了许多大人物之外，还有一个皇帝被接受皈依这一新的宗教，却没有要求他们履行人教的条件，在此之后，基督教的平等就完蛋了。放弃权力和财富、自甘卑下和牺牲曾经是基督教义的基础。但是，由于接纳君士坦丁皇帝加入基督教，以及这位皇帝入教后使教士凌驾于社会之上，基督教义的基础就被动摇了。

从这以后，基督教的纯正原则就为昏暗的黑夜所笼罩了。欺骗和强权的王国开始出现。千百万人在它们狠毒的魔掌中辗转待毙，这两个怪物在昏暗的庇护下继续窒息人们的心灵。——但是，夜幕开始逐渐消散。一场风暴正在酝酿，备受苦难的人民将聚集起来，把这些怪物彻底铲除。

如果印刷术更早些发明，而最初的基督教徒又全都能读书识字，那么，君士坦丁未必能成为基督教的皇帝，因为圣经上写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五——二十六节）

但是，基督教各个教派的教士全都企图引用圣经里的话来为自己的错误辩护。因此，基督讲话用比喻的方法以及使徒们对基督教义的真正原则的某些背离，正中这些教士的下怀。

他们说，为了使群众易于理解，必须对这些比喻以及圣经里的许多章节作注解，也就是进行歪曲和伪造。

但是，如果在他们之中没有富人和国王，那么他们就没有必要做注解和歪曲了，那时他们就能清楚地理解下面这句诺：富人进天国就象骆驼穿过针眼一样难。而现在，为了使人们听信他们对腐败和诈骗所作的解释，就必须使人们具有超过盲从的东西。

如果你们在各个方面都严格遵循基督的教义，你们就能抵抗一切引诱。

如果有人想从现已印刷出版的基督的使徒写给当时的人民的书信中，向你们引证那些令人怀疑社会平等原则的章节，让你们继续处在懦弱的奴隶地位和卑下的仆从地位，那么，你们就应该回答他们说：人人都会犯错误，按照基督的形象的说法，甚至义人也会犯七十个七次错误。保罗曾经虐待基督的信徒，多马不信主，彼得不认主，犹大出卖主。难道这些也犯错误的人在写传道的书信的时候就不会由于不了解或出于一些特殊的考虑而犯下违背他们的师傅的原则的错误吗？

你们有基督关于爱他人的训诫，这是一块试金石，你们可以用它来检验所有人的真诚。

你们不要相信那些总是言行不一的人；他们不是懦夫就是骗子，无论他们属于哪一类，由他们来当人民的教师都是有害的。

但是，那些为了帮助人类从被奴役和被压迫的状况下解放出来而牺牲自己的生活幸福的人，传播真理和正义的人，为了我们的解放而同我们合作的人，把人民从沉睡中唤醒并号召他们拿起武器反对自己的压迫者的人，和人民同甘共苦的人，是当之无愧的人民传教士。这种人向你们宣传的宗教是没有经过篡改的宗教；这是平等和基督的爱的宗教。

你们很难在教会或宫廷中找到这样的人。当被奴役的痛苦使你们紧蹙双眉，仇恨在你们敏感的胸膛中沸腾的时候，你们会不时地听到他们激动人心的声音。监狱是为他们兴建的宫殿，断头台是他们华丽的灵床；但上帝将是替他们复仇的复仇者！

第二章

如果你们对你们的正义事业怀有信仰和信心，那么你就已经获得了一半的胜利；因为你们的信仰能使你们搬动大山，虽然没有看见却仍信仰的人是有福的。然而，引导人们达到目的的不是盲目的信仰，而是出自信念的信仰。

现在存在着一种以基督教义和自然为依据的信念，根据这种信念，不实现下述原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类幸福：

(1) 自然法则和基督之爱的法则是应为社会制定的一切法律的基础。

(2) 把整个人类完全团结成一个巨大的家庭联盟，清除一切狭隘的民族和宗派观念。

(3) 对所有的人实行平等的劳动分配和平等的生活福利享受。

(4) 根据自然法则实行男女两性平等的教育以及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5) 废除一切继承权和个人财产。

(6) 通过普选产生领导机关。这种机关实行责任制并可罢免。

(7) 这些机关在平均分配生活资料时不得享有特权，它们履行职务的时间同其他人的工作时间一样长。

(8) 在不侵犯他人权利的条件下，每个人都享有最大限度的行动和言论自由。

(9) 向每个人充分提供发挥和完善其精神和肉体天赋的自由和手段。

(10) 对犯罪者的惩罚只能涉及他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而不能危及他的生命，只能通过终身驱逐和放逐出社会来使他丧失荣誉。

这些原则可以用很少几个字加以概括，这就是：爱他人犹如爱自己。

没有这些原则和不实现这些原则，就别想有人类的真正幸福。

在人们为实现这些原则而付出的努力获得成功之前，数千年来迫使人类流了那么多眼泪的祸害是不会消失的。

依靠自己双手的劳动而过着贫困生活的群众对我们的旗帜是深信不疑的，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能提供给他们物质利益，也是因为对富有者和权势者的仇恨，他们不能容忍这些人的傲慢和奢侈。

然而，必须有新学说的使徒，向群众阐述财富共有共享制度的真实情况，使他们对这种制度的真实情况认识得清晰具体，坚定不移，坚定地抗拒一切诱惑和试探，不因这美好的事业遭受某种意外挫折而动摇信仰。

必须预先进行阐述，以便在旧制度崩溃之后人民能够迅速理解新的社会秩序，不致于陷入无政府状态，或者落入某些别的暴君的掌握之中。

向邻人指明达到目的地的道路，使他们不致误入歧途，这是一种神圣的义务。谁把一个虽然会引起很多争论并且是从未实现过的，却是伟大的真理埋没在自己的胸中，谁就要承担沉重的罪责。

一切伟大的真理、一切优秀的和完美的才能都是来自上天，来自光明之父。

其实，早在一千八百年前就告诉过你们这些人民教师：你们的灯应照在世人面前，而不应放在斗底下。但是，仍有如此之多的灯违反进步的精神放在斗底下燃烧；这样做可能是为了使这些灯不暴露在从外面阴暗的地方吹来的穿堂风之下，能在斗的掩护下平安地燃烧完毕。结果，寻求这些灯的跋涉者也就常常在斗的面前碰壁。

真理的箴言是人类的敌人所不能容忍的，因为它威胁着他们的权势和存

在；为了对它进行阻碍，自有史以来人类的敌人就想出了最可怕的惩罚，这种惩罚已部分地转入现代文明。

我们的监狱、苦役牢、苦役船和断头台提供了关于这一点的最可怕的证据。

新的殉难者不断涌来，在罪责之杯完全装满并浇到恶人头上之前，拷问不会终止。

要把圣经中的这几句话向他们宣读：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

不要以为你们能通过妥协从你们的敌人那里得到什么好处。

你们的希望仅仅在于你们的剑。他们同你们之间的每一次妥协都是为了加害于你们。你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有过这种经验，现在是你们从这些经验中吸取教益的时候了。真理必须用鲜血来开辟道路，这是一个可悲经验，因此，基督说：

“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而是叫地上动刀兵”。（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十四节）

劳动和贫困的人们，以及那些虽不劳动，也不感贫困，但力图以牺牲家产来解人危难的人；都将是高举我们的旗帜前进，在我们的行列中战斗的人。对于所有其他的人都不能信任，尤其要防止授予他们某种职位。

把掌管平均分配劳动和生活资料的公共职务，托付给自私自利的人和不按社会平等法律行事的任何人，是不会没有危险的。你们不能让山羊来照管你们的花园。

但是，不要把仅仅同你们意见不一致的任何人当作你们的敌人，因为我们在改邪归正之前也同样犯过一系列错误。

因此，你们要防止攻击别人认为是神圣的东西；只要这种东西没有成为你们敌人手中反对你们的武器，你们就要为了美好的事业而宽容它。你们俘获的敌人的生命对你们神圣不可侵犯的；所有不反对你们的人的财产也是如此；因为你们强制和粗暴地要人们交出多余财物的任何行为，都将被关于财产权的根深蒂固的偏见看作不正当的行为，并且只能使你们树敌更多。

在收获之前只能让庄稼与莽草同长。

下述社会组织计划有助于显示没有金钱制度的财富共有共享制度的可能性和优越性。

这项计划应当仅仅适合于我这一类的人，他们没有机会看到傅立叶和其他更多的人所提出的关于财富共有共享制度的计划。这并不是说，这里提出的是一个最完美的社会改革的理想，否则我们就要假设知识之泉是会枯竭的。每一代人，每一个人也是一样，都有自己的关于完美的观念。人顶多只能不断地接近这种观念。而绝不会在他的生活中达到它。

完美，这是一位全能的上帝；而争取达到完美，则是说变得同它比较相象。

迄今所拟定的所有社会改革计划都是这种改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证据；而且关于这个问题的作品写得越多，向人民提供的这方面的证明也就愈多。但是这个问题的最好的著作，我们必须用自己的鲜血才能写成。

宪法要由社会本身，由它的大多数成员选择，而当时的情况对这种选择有非常大的影响。财富共有共享制度分为各种不同的体系，但是在将来的实际运用中将导向同一个目标，即建立整个人类的大家庭联盟；社会状况改善

的实现即使遇到重大阻碍，它仍然是我们奋斗的不变的目标，无论是锁链还是死亡都不能使我们的决心动摇；我们活是为上帝而活，我们死是为上帝而死，我们活或死都是为了上帝。